



“家门口按时上下班，父母孩子天天可见，这感觉真好！”

归瑶乡记：走近湘南大山里的三位返乡农民工

新华社长沙5月16日电（记者段羡菊、柳王敏）横亘于广东、湖南两省之间的南岭山脉，云雾缭绕。居于南岭北麓、湖南南端的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人口众多，也是集“老、少、边、穷、库”于一体的贫困县。

经开区九恒科技产业园，生产快递单条码的车间内，机声轰隆，快递单如流水般滚动，自动包装下线。35岁的女工陈江玲端坐生产线旁边，检测核对产品质量后，在表格签名栏写下名字。这位来自县内沱江镇三门寨村的“二孩妈妈”，如今已在自家门口上班近两年，担任车间的质检员。

“之前是在广东的东莞打工，月工资4000元左右，但家里孩子没人照顾，只好跟老公一起回来了，现在我们同在这个工厂。”这里每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拿到手的钱比东莞略低，但陈江玲开心。

每天坐摩托车上下班的陈江玲，有两个孩子，大的11岁，小的6岁。照顾孩子、督促学习成了陈江玲生活的主要部分。“在家里务工感觉肯定不一样，挣钱的同时还能够陪伴孩子读书。”

2015年以来，江华县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引导400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乡村开设工厂，带动群众就业，推动产业扶贫。

江华县东南部的码市镇，离县城车程还有3小时，不仅地处湘、粤、桂三地交界之处，还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界区，河水充沛，林木满山。

被江华县招商政策和码市镇山林资源优势吸引，原址在东莞的栋梁木业有限公司将生产基地搬迁到了码市镇，创造了100多个就业机会。

“在家门口就业，按时上下班，跟工薪族一样，父母孩子天天可见，再也没有那种在外打工的漂

泊不定，这感觉真好！”码市镇中河村村民李湘成，道出返乡就业人员心声。

36岁的李湘成很早就去深圳打工，中专毕业的他在电子厂、五金厂等多个工厂做过工人，断断续续的工作经历，使他只能干普通的工种。然而年迈的父亲身体欠佳，同时又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李湘成经常家乡、深圳两头奔波。

李湘成在家乡加入栋梁木业，有在外打工见识、善于学习、勤劳踏实的他，历经多个岗位磨炼，从一名普通工人，不久晋升为公司生产部副总监。

夫妻团聚，照顾父母，抚养孩子，在生养的故土上找到归属感和安定感，是江华瑶乡大部分返乡就业工人的期待。

目前，江华县在乡村开办的400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带动9000余名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1.8万元以上，其中贫困人

口占50%左右。

在码市镇五月天服饰有限公司的车间里，4条生产线上的30余名工人正忙碌着。当天是当地赶集的日子，不时有好奇的农民前来车间探访。

记者见到盘进英时，她正坐在一台缝纫机旁，对一件上衣做最后的加工。虽然进厂才3个月，但厂长表扬她“手脚很快”。在服装厂，每月工资“生手”只有1000元左右，“熟手”很容易达到3000多元。

39岁的盘进英，家在码市镇田沟村，之前曾在广州打工，也进过服装厂，从事的是边缘工种。“有技术就有饭碗了，但是学技术要有人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耐心，能坚持下去。”盘进英家离服装厂有10多公里，她和丈夫在镇上租了一室一厅的房子，年租金3000元，丈夫在另一

家工厂上班。

学手艺，懂技术，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成为返乡就业农民的迫切追求。今年一季度，江华县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全市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万人，全市各县区举办上百场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同期增加1.2万人。

大山深处所提供的本土就业机会，尽管比以前大幅增加，仍然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和现实需求。在码市镇，一位担任保安的林农，和一位做服务员的乡村青年女子，在与记者交流时均透露了对未来人生的渴望。“家乡发展好，我们在家的就业机会就多，工作的幸福感更强。”

立志尽快成为一名缝衣“熟手”的盘进英，对于生活和未来，有着清晰而坚定的认识：“自己要踏实把技术学会，同时培养孩子好好读书学习技术。”

一个山村的抽水马桶诞生记

自从10年前嫁入德庆县金西村，李华梅就梦想着有一个抽水马桶。

那个时候，她和公婆同住在土墙建造的平房里，一家五口共用一个茅厕。那气味、那场景，让当时在深圳打工的她记忆深刻，“不是实在憋不住，我是绝不会进去的。”

结婚4年后，李华梅的公公盖起了三层小楼。她和丈夫、儿子，拥有了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一个白色陶瓷蹲厕占据了那个狭小卫生间的地面正中央。一次洗澡时，她儿子滑跌进了厕所里。“我就是想要个坐厕（抽水马桶）”，李华梅对丈夫说。

金西村位于珠三角西部的一个山坳里，离最近的城镇还有10公里。在这样一个自来水尚未普及，更没有排污管道的山村中，想要一个抽水马桶，仿佛就是一个梦。

然而，李华梅的梦想在去年实现了。

金西村成为广东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区中的一员，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用招投标方式对道路、自来水、村容村貌进行升级改造，修建了排污管道和小型污水处理站。2017年，金西村280多户农民，家家都有了配备化粪池的无害化卫生厕所。这里成了广东省级卫生村。

在金西村“厕所革命”的当儿，李华梅和丈夫买来抽水马桶，对自家的卫生间进行了第一次升级换代。“现在好看了，也安全了”，怀抱不到一岁小女儿的李华梅现在满意了。

离金西村不远的五福村，也被纳入广东省新农村示范片区建设之中。

因为供两个孩子上学，家里缺少劳动力而致贫的五福村村民张汉光，去年也搬进了有陶瓷蹲厕的新房。“村里所有贫困户家里都有了无害化卫生厕所。”五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永佳说，“接下来我们想利用村里的竹林、小河，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村民收入。”

德庆县创卫办副主任陈月明介绍说，至2017年底，德庆县农村有9.5万户农民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为92%。

据广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介绍，截至去年底，广东省成功创建省级卫生村12500多个，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3%。

广东省力争在2020年实现全省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全覆盖。

（记者壮锦）据新华社广州电



▲5月16日，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蓝孔雀养殖场内，一只蓝孔雀开屏。



▲5月16日，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闫仁兵在包装孔雀蛋。

孔雀开启 『致富屏』



▲5月16日，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闫仁兵（右）和妻子张荣华在养殖场内巡视蓝孔雀生长情况。

无人机“信使”飞进贵州大山

在卫城镇街道上做生意的杨大学，一大早赶到镇邮局，观看无人机起飞。

“我50岁了，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无人机，没想到我们这里会用上无人机送信，说到就到，真是不可思议。”杨大学说。

卫城镇位于贵州清镇市，四周都是莽莽大山，交通不便。今年1月开始，贵州省选择卫城镇邮政支局作为试点，利用无人机为最偏远的迎燕、银桥、麦巷、星光、莲花寺5个村开展投递业务。

镇上好多人没见过无人机，直到现在，每次飞行都会引来众人围观。这架多旋翼无人机直径1米多，有6个螺旋桨，机腹下面带着一个写着“中国邮政”的绿色盒子，逢周一、周四送信，每次能装载4.4公斤左右的报纸、信件和包裹等。飞机起降点设在邮局三楼的天台上，“飞手”是邮局的邮递员王华。

过去，王华骑摩托车去这5个村送信件，冬天

一身冰、雨天一身泥，虽然距离并不算很远，但因为路陡、弯道大，经常遇到危险状况，送下来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现在，他只需铺设好一块蓝红相间的定位垫，将货物装在无人机上，然后用手机扫一下无人机电池和机身上的二维码，在手机上点一下启动键，无人机就起飞了。每秒12米的飞行速度，10秒便能飞上100米高空，整条线飞下来只需一个多小时。

王华说，虽然每次操作起飞的都是他，但其实都是系统设定好的。位于浙江的无人机公司技术人员会在后台全程监控、测量风速，碰到强对流天气，无人机偏离航线，会在预定地点备降并自动返航。

每个村子之间的飞行距离是10多分钟，每飞到一个村子，都需要村子里的人帮忙更换满格的电池，就像“接力”一样。

“路线是设定好的，电池必须是满的，不能

超重，否则起飞不了。”王华说。他们建了一个微信群，把5个村负责管理的人拉进去，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降落，大家都会相互通知。

31岁的迎燕村文书文冰是无人机的管理员之一。接到起飞通知后，她会用手机软件实时查看飞行位置，在村广场上铺好定位垫，无人机传感器搜索到定位垫之后，会准确降落到定位地点。飞机停稳后，她迅速取出货物，换上充满的电池，再用手机扫电池和机身上的二维码，飞机便会飞向下一个目的地。

文冰收到的一般都是报纸和信件，有两次是外省打工村民寄给家里的鞋子，“如果步行去镇上取需要两个小时”。

44岁的卫城镇邮政支局局长陈忠祥从小在邮局长大，他的父亲就是一名邮递员，在卫城镇邮政局工作了35年才退休。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刮风下雨都在外面，一旦进村送信就几天

都回不了家。“父亲那个年代，靠走路、骑马送信。我上世纪90年代到邮局工作，领一个邮戳、一个胶垫就上班了。”陈忠祥说，“我做过7年邮递员，非常能体会他们的辛苦。”

卫城镇邮政支局的投递业务覆盖卫城、暗流两个乡镇30个村的8万多人口，但邮递员只有3个人。自从这架无人机“上岗”后，邮递员的工作量减轻了不少，去这5个村投递的次数从一周三次降到了两次。

陈忠祥说，无人机送信目前还在试点，如果效果好，下一步会提高飞行频率，但受到载重的限制，无人机还不能完全代替传统送信方式，而且每到一个村都需要更换电池，还是有点麻烦，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并增加无人机架数、拓宽航线，将更多村子纳入到航线上。

文冰最大的愿望，则是无人机“信使”能把更重的货物送过来，“这样村民们网购就方便多了”。

（记者李惊亚、张伊伊）新华社贵阳电

鄂伦春人『下山建村』后的新生活

从一人一马一杆枪的游猎生活，到发展农业生产、传承传统工艺、拓展林下经济；从居住“斜人柱”，到住上家用电器齐全、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

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大兴安岭一带，被誉为“兴安猎神”。1953年9月，原属爱辉县辖区内的14个部落的鄂伦春族下山建村定居，开始了新生活，新生村也名源于此。目前，新生村共有鄂伦春族166人。

走进新生村，一座“斜人柱”式的迎宾门格外醒目，街道旁一栋栋具有浓郁鄂伦春特色的房屋映入眼帘，白桦林的围栏有序地隔出几十户鄂伦春人家，水泥路通到每户家门口，街边安装了路灯。

下山之前，鄂伦春人居住在深山里，住的是“斜人柱”、帐篷、地窨子。定居后，他们的住房经历了三次变迁。“刚搬下来的时候，政府给我们建了木刻楞，一开始一些鄂伦春人还不习惯，后来我们也就习惯啦。”新生村鄂伦春人莫彩强说。

鄂伦春族下山3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给鄂伦春人盖了第一批砖房。2013年，鄂伦春人又一次搬进了政府提供的新居。新生鄂伦春族乡长张慧说，5年来，新生村最大变化是村容村貌、居住条件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鄂伦春人过上了现代人的新生活。

鄂伦春族狍皮手工技艺传承人葛长云，1953年下山之前穿行在大山深处，和父辈们过着“衣靠兽皮食靠兽肉”的生活。“当时给我们盖了木刻楞，我们下山后，感觉比以前在山上住的‘斜人柱’好多了，有火炕，可以取暖，舒服多了。”葛长云说。

72岁的葛长云是一名老党员，家里洗衣机、电视机、沙发样样俱全。说起鄂伦春人的生活变化，葛长云现场编词，用鄂伦春语唱了一首赞扬社会主义好和共产党好的歌曲。抑扬顿挫之间，老人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社会多好呀，我们住的新居，是政府2013年给盖的新砖房，一分钱没花，看病全报销，孩子上学还有特殊照顾政策。”葛长云患有气管炎，今年3月住院，花了1万多元，出院后全部报销。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村的孩子陆续到黑河市读书，闲置下来的新生鄂伦春族乡中心学校，如今改造成为爱辉区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记者遇到爱辉区中心学校六年级毕业班的69名师生，正在这里举行“回归自然，走进鄂乡”研学之旅。

“以前对鄂伦春族，不太了解，通过这个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不仅把传统文化保留下来，而且过上了新生活。”爱辉区中心学校6年级学生宋欣说。

如今，除了冬天狩猎，鄂伦春人还开展农业生产、文化旅游多种经营。新生村鄂伦春族吴丽霞去年种了600多亩地，纯收入达到20多万元。此外，吴丽霞还经常上山采集一些野菜、榛子等，开了一家农家乐。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才有了新生活。”新生村鄂伦春人常说的这句话，一直在记者耳边回荡。

（记者李凤双、管建涛、王建）

新华社哈尔滨5月16日电